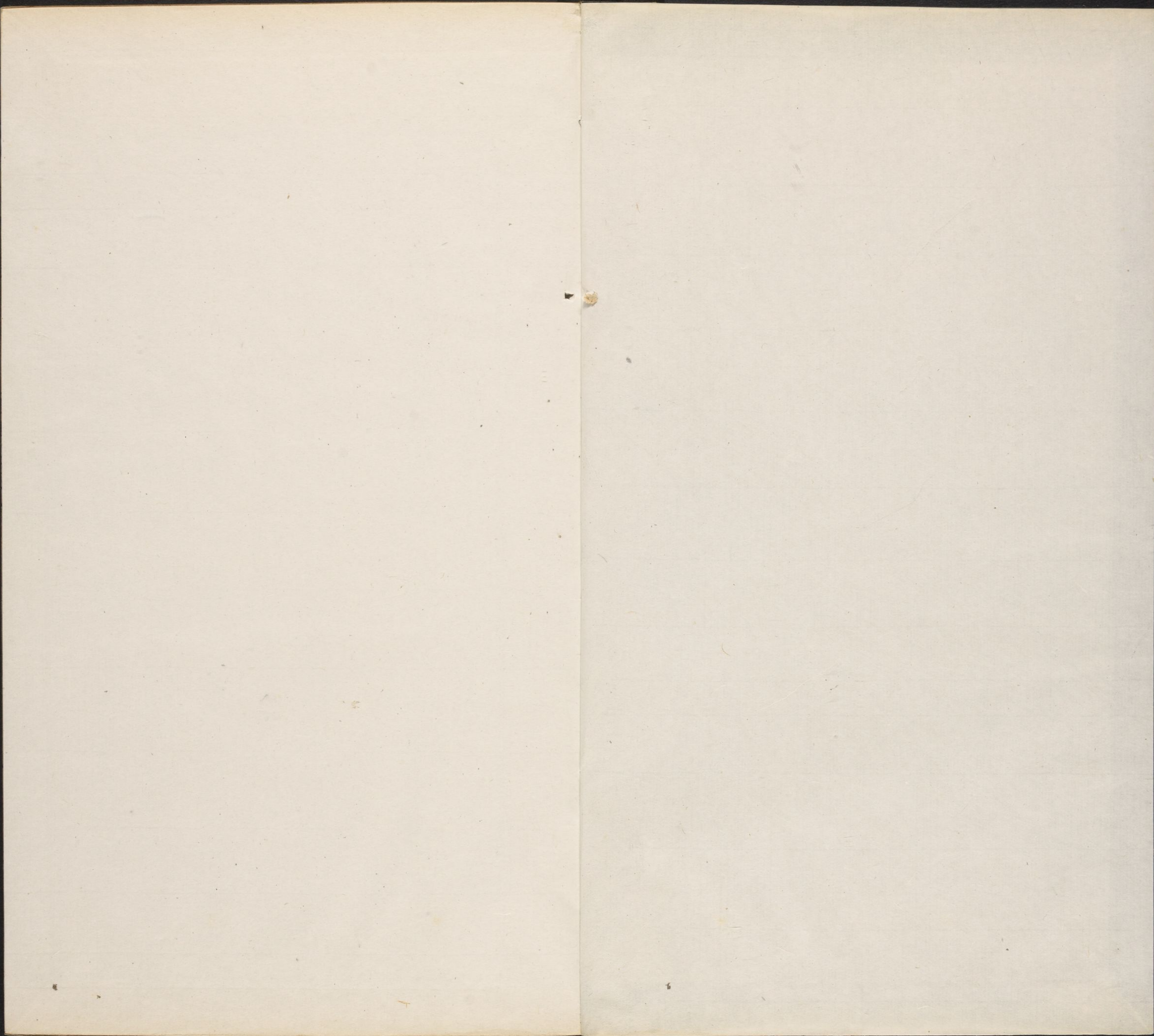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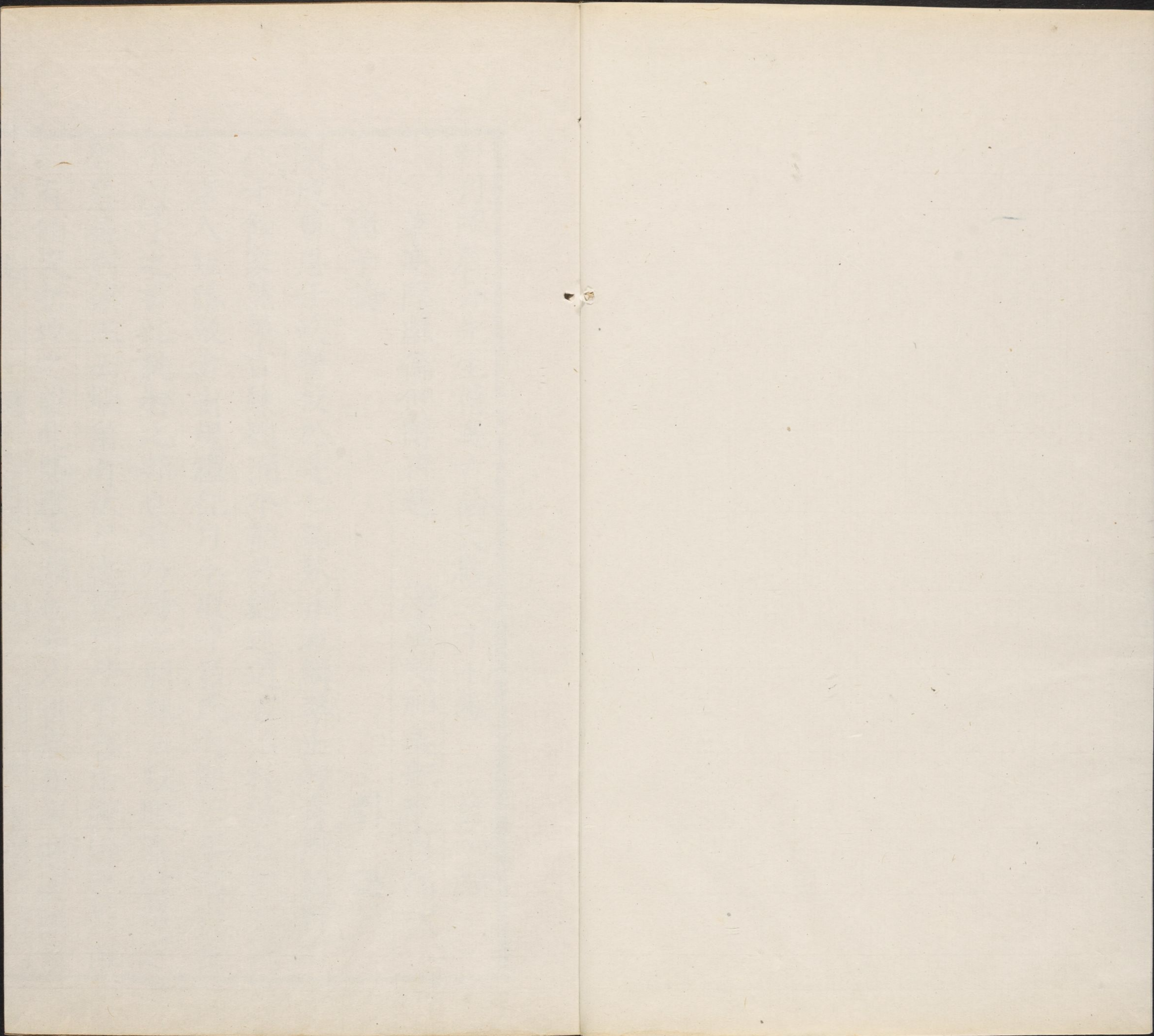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44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六觀三十七卷

諸子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再選

海虞趙祖美叔度商編次

諸子論

劉勰

漢成普思子政讐校於是七畧芬菲流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然繁言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矱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間與焉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按

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弊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茲况諸
子乎至如商韓之六虱五蠹棄孝廢仁轅藥之禍非虛至也公
孫之白馬狐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鴟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
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
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睨參差亦學
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
練列禦寇之書氣偉而采竒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
意顯而語質尸校尉繚術通而文鈍鵠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
渺渺每環其義情辯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

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鑿遠而體周淮南泛
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之大畧也若夫陸賈典
語賈誼新書楊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論仲長昌
言杜夷幽求咸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
明萬事爲子適辯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



六家論

司馬談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
 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
 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
 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
 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息然其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刑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
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
儀表也主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于大道之
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
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
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
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
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
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

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
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丈
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樸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鋤糲梁之食藜藿
之美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
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
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
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
貴賤壹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
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

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割決于名時
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
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
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
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
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之謂端實不中其
聲者謂之窺窺言不聽奸廼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
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

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
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
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
由哉

莊周論上

王安石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
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
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于其慮而能
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
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
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
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
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

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

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文者哉

莊周論下

王安石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

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
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
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七而後喻說
說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
此也



莊周論中

王安石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
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
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
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
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工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
不為邪說此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
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堯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子之心以不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子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莊周夢蝶論

李元卓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為周奚物而為蝶認周以為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為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待萬態紛紜謂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况容有分也栩栩然而夢為蝶即蝶為周蘧蘧然而覺為周即周無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夫覽一身而私膠萬物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為事之實以視交之寐而為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為物或然而惡一復為人忻然而樂物固矣足惡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爾一犯其形竊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為妄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為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為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為是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子慕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卒齊物之意意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游帝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真也何獨于此不然彼致道者

疏以通其礙靜以集其虛誠以生其神寂以及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生死真夢幻爾奚獨于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為寓言

莊子遊濠梁論

李元卓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來
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者自形而形本無形凡森布於對象
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
一天之遊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於此蓋
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先受之有不能逃遊
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
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為魚之
樂乎以是為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而後知蓋魚之所樂

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於魚故其知一至樂無樂魚不知樂其樂真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莊周以是契之於無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子於此非不能默惠子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問則周之言無所託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為兩者之蔽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知我而知魚之為樂也耶將我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是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耶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所以請循其本也其本未常不知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

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儵魚之樂也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作秋水之作始之以河伯北海若相矜於小大之域次之以蟲夔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儵魚之樂以卒其意而至樂之說因此而作也古之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庖丁解牛論

李元卓

即無物之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為實者應一塗而
 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
 者離心冥物而未嘗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牛于無解乎
 且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
 變之故不為不多疑若故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硯者蓋執跡則
 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
 入塵而非垢意者一身已幻孰為能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為可
 解之牛有刀則能以存有牛則所以立物我既融能所斯泯浮

古論大對 卷三十一
游乎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嘗
導而大窾自釋未嘗爭而同然者自固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
自宜况大猷乎以是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動刀甚微而無
競物之心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提刀而立而無逐物之遊
其用之終又將善刀而藏之復歸于無用矣此刀之所以未嘗
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
手在肩應倚而倚不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跂而
跂不知膝在天機自張而各不自知大用無擇而成其自爾此
其刀所以恢恢乎有餘地矣一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

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成更刀族庖以其折
故月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圍
非新非故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煖而堅
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
為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
礙亦不立以庖丁而視族庖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者
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切原莊周之意託庖丁以寓養
生之主次養生于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圍于形體
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于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賓賓然與物靡及于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內無我者故
能逍遙于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于至一之域夫然
體是道而游于萬物之間彼
鳥乎礙哉故莊周以是起解牛
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之

藏舟於壑論

李元卓

自物之無而觀之真常湛寂亘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
化密移交臂而已失達此者即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
然游塵可以合太虛秋毫可以約天地寄萬化於不化之有宜
使負之而禿將安之乎昧此者覽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遯之地
夫然而停燈者前焰非後焰比形者今吾非故吾雖使執之而
留皆自冥冥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於壑澤之喻夫壑
與澤虛明之用所以况造物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所以况
有形之有體道一而已一固無方壑之與澤為有方矣一固無

體舟之與山爲有體矣夫一隨於動止而游於有方一昧於虛明而圓於有體則一者自此而對矣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死爲之對一則無二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以火藏火一也藏之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藏之土則湮又况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且有方矣摯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未始有物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若馳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我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群動而有心者所以妄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

是心亡則物亡方且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纖毫未嘗立俄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夫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繫一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而人者又萬物之一耳誠其得一之全故知萬化之未始有極者動無非我則天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耶古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且宅爾陳人爾

與物周流於造化之逆旅爾安得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象罔得玄珠論

李元卓

赤水之北源會陽而不涿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以况性之
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况性之反
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既湛人偽遂逐大道玄珠其遺乎然
性不可目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有心而知索之者
又其誰耶使之而非集虛也索之而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窮
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弗得夫何故
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近不問於眉睫遠不
離於象先派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

前而愈遠問之則大塊非遙而盡迷以其索之不得故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卽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爲知迷卽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卽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者徹去言而縛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獨露真常大感大靈

而咸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弗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特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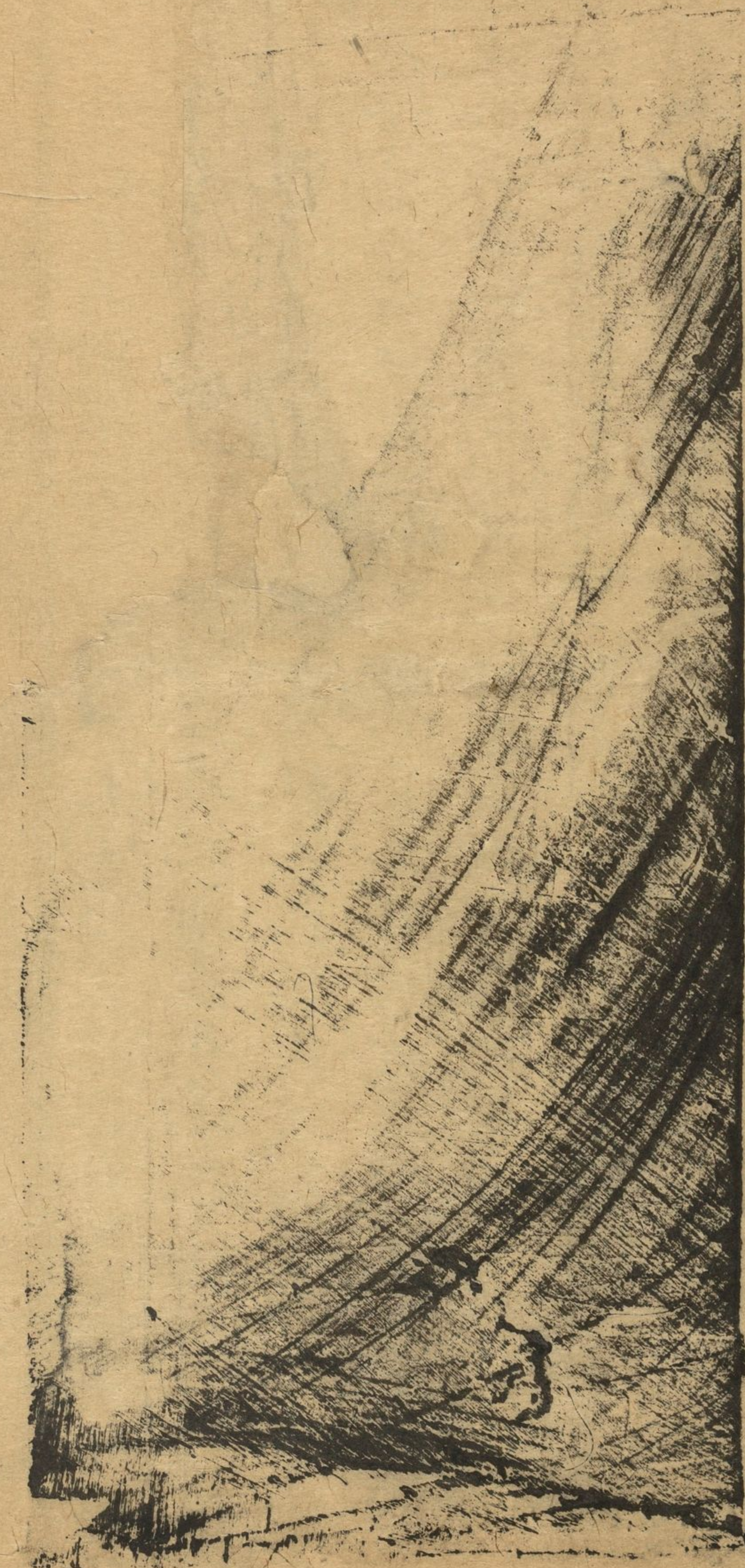
醉有墜車論

李元卓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知者誠墜矣知見
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耶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
乘不知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凝然無所
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是以外死生而忘驚懼况性天之
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知見之營營
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
之入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覩車覆且得無傷乎雖
然揆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與我為一奚

物而謂車異物而謂人異物而謂墜異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遊動而無眇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美之者天和也相天無所助也以此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通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達生之篇者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心外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為異往而非天哉

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既託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次之以復讎者不折鎔鄒又次之以伎心者不怨飄瓦此其何故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讎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矣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况有天平以其對開故謂之藏一天無天况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也



莊論

阮籍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立徘徊
 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空之丘臨乎曲
 轅之道顧乎泱莽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
 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為平晝閒居隱几而
 弹琴于是緝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啟所常疑
 乃闕鑿整飭疇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々然步臆々然
 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羞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或作莫
 宵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

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
六經之教習乎五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鴨有目
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于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
之願聞至教以散其疑先生曰何哉予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
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
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
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為
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客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眄
嗑翕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于閻峰之上者

崑崙之下沒而不及端冕者常服之飾驛駟者凡
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
照一堂之上鍾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柱
衍慢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于自然萬物
生于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
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
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
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水
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

平謂之二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体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体也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為大太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

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大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伍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天地者窻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異施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讎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聽聲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痛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活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

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
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
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坎則潛身者易以為活
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己為小雲將不
失於其洪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
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絃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
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
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
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

身脩飭以顯索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故自然之理
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
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
也尅己以為人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亡家之子也剗腹割
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沈瀝者昏世之士也屢霜露蒙塵
垢者貪冒之民也潔己以尤世脩身以明濟者誹謗之屬也繁
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非媚悅以容求字故被珠
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
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隳

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為一體得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
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滂之為罰而貞白之
為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二其紀清淨寂
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
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言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
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蚩
矣咸以為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
裳美珠玉飾帷幄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
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亾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於

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

吹或作

萬數竅物

一作相和

忽焉自己夫雁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苑生無變而龜之見

室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苑生無變而未始有云

夫別言者壞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

也二心者萬物

患也故夫裝束馮軾者行以離支

一作慮

在成

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

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

假物以延之聃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于一世豈將以希咸陽

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真焉而已無所逆之故

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闢而詹子不
距回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
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
言乎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
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
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頌也于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
視臆脉亂次而退蹶跌失趾隨而望之耳其或作後頗亦以是知
其無寔喪氣而慙愧于哀僻也

廢莊論

王之垣

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
宴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
構之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蕪忘應
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
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
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
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
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人

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禡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為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違語道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惟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籍之以為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

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為恥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脩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亶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廣廢莊論

李 谿

王坦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欲廢之其旨意固佳矣而
文理未甚工也且祇言其壞名教頹風俗而未能屈其辭折其
辨是真詬之而已莊周復生肯伏之乎其終篇又同其均彼我
之說斯魯遽也然則莊生之書古今皆知其詭于聖人而未有
能破之者何哉則聖人果非而莊生果是矣既莊生云非聖人
云是何為不能勝非哉余甚憚之或有曲為之說使兩合于六
經者或有稱名實學與玄奧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曰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則異術必宜廢矣余既悟荀卿言嘉

王生之用心而憐其未盡故為之廣云世多以莊子為玄奧吾獨以為粗見理而未盡耳汪洋七萬余言然撮其大指舉類而證其得失可見矣且觀其體虛無而不知虛無之妙也研幾于天命而未及天命之源也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何以知之夫虛無用之心也必馮于有者也有之得行也必存于虛也是以有無相資而後功立獨貴無賤有固已踈矣且所謂無者特未明也惠子以其言之無用而應之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今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此言假四旁

之無用也以自踰其虛辭則敏矣然無用之說有三不可混而同一有虛無之無用者有有餘之無用者有不可用之無用者虛無之無用者則老子埏埴鑿戶之說其用在所無也有餘之無用者則側足之喻其用必假于餘也不可不用之無用者苗之莠粟之秕也今莊之壞法亂倫是秕莠之無用矣而自同于有餘之無用不亦謬乎此所謂體虛無而未知虛無之妙也稱屠牛而養刀牧羊而鞭其後指窮于為薪皆在生得納養之和壽矣故譏滅裂鹵莽者責任席之上設食之間而不和滅者然而衛靈公石柳之銘修短必有天數矣豈在鞭與不鞭

古論九卷
卷三十七
養哉其理自爭舛此所謂研幾于天命乃未及天命之源也夫
因任者因群才可任而任之耳而莊生欲任天下而不理日聞
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也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
固有列矣樹木固有立矣禽獸固有群矣以為上古至德同乎
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而人性得矣自懸仁義禮
樂而人好和爭歸于利也斯甚不然夫天地日月樹木禽獸不
假理者也人則假理者也人生必有欲有欲之心發于自然欲
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爭不能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
以禁之而反以為害之者則今戎狄之相劫殺魚鼈之相啗食

孰行仁義禮樂于戎狄魚鼈之間哉含氣之類莫靈于人物有
知也有欲也而人反無之何如且果無知也果無欲也則凡非
好惡分別賢不肖宜皆起于人也而稱厲之人夜半生于遽然
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恐其似已者言人皆欲好善而惡惡故可
放之而自理也夫厲之有是心也豈非聖人之分別驅動使之
然乎安可放之耶如曰天機非由于聖人則固自有知有欲矣
仁義禮樂何罪哉此所謂與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自生
人以來莫不有爭上好勝之心未為之法則爭歸于義先王知
其然也故高為之法訓而峻為之行而人竟學之亦是爭勝已

而爭勝之循道也猶火之燎上也因為之竈以煬之水之趨下也因鑿之溝以注之是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焚溺之憂矣爭與上者背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而順理之也然則無竈焉火固自燎矣無溝焉水固自流矣將壞竈以絕燎毀溝以息注勢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有失宜耳無賢聖焉人固有所希慕矣不尚賢殫聖法削曾史之行以絕人之好慕果不可絕徒使所慕所好在于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逆施之莊生徒知好高慕上之離其本而不知好慕之心發于天機欲絕聖賢使天下各止其知安其分而無所慕何異于毀溝

壞竈以止水火者乎其術一何迂此所謂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用是以觀彼于虛無焉天命焉因任焉性情焉詭詭然道之而無一洞明者不知玄奧者固如是乎故曰粗見理而未盡者也雖根源老氏而詭聖敗法尤深王生欲廢之宜哉或曰莊子皆寄言爾以名實案之不亦踈乎夫寄言者若大鵬尺鷃肩吾連叔雲將鴻蒙漁父盜跖求其理者不可責以事也誠惠子以啮鼠曹商以舐痔適其趨者可謂之忿也如是吾豈不鍊哉若理之所塞趨之所塞則託以寄言而免也至于稱至人得醲氣之守潛行萬物而不空得道者挈天地駘列星外死生

而色若孺子者公為虛誕無足詰焉

任子論

馬端臨

按任子法始于漢而其法尤備于唐漢唐史列傳中凡以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蔭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之人何也蓋兩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蔭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

物改猶昂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故當時
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之說北
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往往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
舉孝廉雖與兩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胄
也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蓋所罕見當時既皆尊世胄而
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誇特起而鄙門廕而史傳中所以不
言以廕叙入官者蓋所以見當時雖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
亦皆世家也

楊墨論

王安石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
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
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為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
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為人矣顏回之於身
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
謂為已矣楊墨之道獨以為人為已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
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
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

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為己為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為人為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為己其為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為人而卒所以能為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為己而其志已在於為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為人固知為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為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為己之為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

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為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為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

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
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
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
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
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
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
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畏以

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
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
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
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
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
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
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
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為之所也



孫武論一

蘇軾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于用而難于擇之為難者何也銳于西而忘于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

古語大義
卷五十一
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于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於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閒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

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于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

古論六觀
天下紛々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二

蘇軾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夫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彊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彊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

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于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潞博畿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狐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畧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

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雍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雍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以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以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

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
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
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
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
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擬公孫龍子論

崔弘慶

公孫龍者古人之辯士也嘗聞其論願觀其書咸亨二十年歲
次辛未十二月庚寅僕自嵩山遊于汝陽有宗人王先生名師
政字元直春秋將七十博聞多藝安時樂道恬澹浮沉罕有知
者僕過憇焉縱言及于指馬因出其書以示僕凡六篇勒成一
卷其夜僕宿洞玄觀韓先生之房先生名玄最字通元從容入
間虛談自保與僕觀其書且謂僕曰足下後生之明達者公孫
之辨何如僕曰小子何足以知之然伏周孔之門久尋聖賢之
論多矣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辨六合之外聖人存之不論簡

而易之歆其可行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陳詩書定禮樂身心之道達而已家國之用足而已變而通之未嘗滯之引而伸之未嘗蕩也令天下思之而後及也令天下得之而不過也若此則六經之義具矣五常之教足矣安取辭堅別白之辨乎故曰若公孫之論非不中也非不妙也其辭逸其理恠其術空其義楠令人煩非高賢不能知也非明達不能究也抑可以為聖人之理不_必以為聖人之教若隨方而言觸類而長何必白馬_石猶存其理乎故曰因是論之也即直之論也惑其文則不可以為易矣達其意則不足以為難矣可存而不可守也可辨而

不可行也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用也然天下之理不可廢也天下之言不可沮也故理可貫也言可類也若使僕借公孫之理乘公孫之意排合衆義培勞群言則雖天下之異可同也天下之同可異也天下之動可靜也天下之靜可動也堅不堅白不白石非石馬非馬何必聚散形色離合一二者乎先生曰天下有易迷之者難則天下無易矣天下有難能之者易則天下無難矣足下當有易之地用無難之辨能為龍之所為乎僕笑而荅曰使虎豹之力移于麋鹿固為虎豹矣使鴈鷺之移于鷹隼固為鷹隼矣故以仲尼之道託于盜跖之性則盜跖固為

古語五卷
卷三十一
仲尼矣今公孫龍之理處于弟子之心矣弟子且非公孫龍乎
遂和墨襲紙援翰寫心篇卷字數皆不踰公孫之作人物義理
皆反取公孫之意觸類而長隨方而說質明而作日中而就以
事源代迹皆因意而存義也以辛食代白馬尋色而推味也以慮
心代指物自外而明內也以達化代通變緣文而轉稱也以香
辛代堅白憑遠而取近也以稱足代名實居中而擬正也或因
數陳色或反色在數或棄色取味或以氣轉形明天下之言無
所不及也發沉源而迴鶩關襟路以先驅庶將來君子有以知
其用心也

擬公孫 崔

季咸相壺子論

李元卓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妙是之謂神彼巫
則誣神之言以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以告人者其驗雖歲月旬
日之可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
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咸則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以
我之有心而感入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
福禍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
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
走也雖列子猶見之而心醉以其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至於

壺子以其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以空虛不毀
爲體以淵明不測爲用子則有出母之道以應世者故能託無
相於有相之間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則皆曰見壺子則
無心而應者故每至則皆曰示彼無心者踐形於無形之表彼
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
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爲死生若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
示之以地文則歎之以其死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
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死生心之
起滅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
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天壤
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冲遂以爲不齊焉地文則陰
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
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焉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
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
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以虛彼以有受我而此以無彼之起心
役見爲有盡此之離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以此季
咸所以望之而乖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

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機皆曰吾者
猶且立我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
之者其誰耶相之者其誰耶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
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
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壺子之心
弔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
而不宰彼卒自失而滅亦不以為騰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
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
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與民同患一將出其宗敝救然以天下

為吾患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汝可乎此古
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無能名也

抱朴子叙論

葛洪

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騰
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
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
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
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
於和肆哉夫倏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躡礙也要
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
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

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
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
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
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
諮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
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半過矣豈謂闇塞
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
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毀謗真止故余所著悉言黃白
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
因以為名

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
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
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
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
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
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
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七
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
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
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
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
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
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
也其言愚人之所譎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
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
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

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
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
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
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乃能奮而
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
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
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
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
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荀卿論

王安石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
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
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
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已仁者愛已子曰可謂明君
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
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
已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已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
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諭之今有人於此不

古論大觀 卷三十一
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
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
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為不若
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
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
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賢
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為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
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
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

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
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
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為荀
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
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
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
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荀氏在孟軻之間論

陳傳良

士君子之論人物不可無一定之論也無一定之論而依違于
是非之間將以為是恐天下或以為非將以為非恐天下或以
為是是非可否雜于胷中而未決于是立兩可之說而介乎是
非之中使天下後世聽其言而自擇焉好之者不以吾言為不
及惡之者不以吾言為太過庶幾吾之為是論可以免天下之
譏議矣論人如此果可謂善論人者乎韓愈之論荀氏何其依
違于是非也荀氏本不純一愈愛其文嘉其辨許之以軻則不
足稱之以雄則不救是非無所決故立論不能斷然為之去取

此軻雄之間其論所由發也原愈之意蓋欲免天下之議而已耳荀氏在軻雄之間請申其說世之論人物者其患有二品藻之不當也議論之猶豫也故其議論之猶豫寧若使品藻之不當耳蓋君子之論人非好論人也論諸古所以訓諸今也彼之所為是耶吾從而名其為是也彼之所為非耶吾從而名其為非也是非有一定之論則天下之人因吾言知所去知所就則無愧于言矣故孔子論帝堯帝舜則有大哉君哉之別不曰無優劣之異也論顏回子貢則以子貢為弗如不曰在可否之間也斷是非于一言之內定優劣于數字之中曾何議論之猶豫

乎然世之君子著書立言懼後人之議已則每依違其說名其為是不敢遽以為是名其為非不敢遽以為非非與是不能斷則其設辭不得不疑如是而圖後議之苟免何貴于立言哉韓愈唐之文宗也其著書立言每以明道為已任吾于讀荀之說見其議論之不決也夫自孔子既沒大道湮廢然卒以不氓者繫誰之功軻也雄也其力多矣軻之七篇仁義道德粹然一出于正雄之法言論議端謹温温乎有論語風讀其書考其文究其所得軻也無愧于雄雄也無愧于軻誠以其源流出于夫子而所得者正也彼荀氏何為者愈乃附名其中以荀氏為主盟

吾道邪然其非十二子而子思孟軻之徒畧不暇顧是不知所謂投鼠忌器者以荀氏為知性命邪然其論人之性則以為惡是不知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者也以荀氏能通于禮邪然其論禮之說則以為偽焉是不知因人情之說也惟其所學不純所守不正是以遊讒于楚廢死蘭陵其後門人李斯之徒卒倡焚書之禍今愈讀其書既知其有不合于聖人者矣比之以軻不足復比之以雄比之以雄不足復持之于軻雄之間抑何議論之不決耶愈知道者也夫豈不知荀氏之非也然其處心則懼天下後世之議已也吾將以荀為軻之徒讀其書見其有不合

于吾言以為太過也吾將以荀為雄之徒然後世讀其書荀惑其浮辭則以吾言為不及也不若寄是非于不斷之內含優劣于二賢之中而使有識者自取焉此則愈之心也愈非不知荀之非也嗚呼君子之言重于金石以金石之難動也愈以立言自任何是言之發兀兀而無定邪後世如愈者出讀荀書觀愈文則是邪非邪固不逃乎心目不幸所見未明者因愈之文求荀之書為軻乎為雄乎吾見其雜乎胷中而莫知所適也然則愈之發言抑何兀兀而靡定邪嘗取愈之文而熟復之以為愈之所以立論大抵然也其平居排斥佛老有如寇讎以佛老之

古論九卷
卷三十一
之道有異于吾儒之道也至于讀墨子則以為孔墨不相用夫
墨子之道去佛老無幾耳去佛老無幾則其去吾儒也為遠矣
愈既却其人又從而招之何哉亦以其處心未定故見于議論
者如此噫立言如愈見道如愈天下之所任重如愈豈可得而
輕議之哉吾獨惜其議論之猶豫不能明示天下耳是亦春秋
責備賢者之意也

宋華子病意論

李元卓

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里則處而非與華則敷而
離根子則又其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湛人偽之深病忘則還性
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者是世俗之病非迷罔之疾也故動而開
天所以生智慧靜而藏天所以全淵默德有心則作德於物物
之知心有眼則沒心於物物之見知見立則方寸擾矣本然之
忘恬一為迷妄情之息反以為病安知夫古人語致者必貴忘
乎夫人相忘於道術真也魚相忘於江湖性也有足則屨非真
忘足則屨適矣有腰則帶非真忘腰則帶適矣隨烟而上下者

忘火也操舟若神者忘水也醉者墜而不傷忘車也兀者喪而
不見忘足也彼忘者若是其真也華子之病幾其真者歟真則
致一矣夫朝取而夕忘一於朝也夕與而朝忘一於夕也在途
而忘行一於途也在室而忘坐一於室也今不識昔一於今也
後不識今一於後也忘取與是忘物也忘行坐是忘所也卒也
先後之不識非獨忘也且獨柰何以此而謂之病也耶旣以謂
之病則宜有受之者忘則又受之者誰乎不知未嘗問且闔室
而毒之毒之弗已又從而卜之不知此非吉凶之所能知也卜
之不已又從而禱之不知此非鬼神之所能窺也禱之弗已又

從而醫之不知此非陰陽之所能寇也三者無所用其術儒者
又躡其後而唱之欲爲治之也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
大全自此所也然彼自無疑則卦卜奚占彼自無愆則祈請奚
禱彼自無疾則藥術奚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使心有知試變
其慮使慮有知露之使知寒饑之使知饑幽之使知明心非一
而爲物耦矣其寒而知求衣其飢而知求食其幽而知求明見
非獨而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開除之一日世間之
萬態俱起大怒而黜妻子知其有親于我而責之深也操戈而
逐儒生知其有求于我而憾之切也數十年之境頓生須臾之

忘安得是故存亡也得失也哀樂也好惡也向也各不知今也
營營不已蓋無心則忘有心則恐是八者安知足以累心乎子
貢問于孔子而怪之以其溺于博學之辨也孔子顧謂顏回而
記之以其造于坐忘之虛也然華子病忘非誠忘也方其忘則
冥然而忘及其悟也則弗然而怒是將以擾擾者為妄耶默默
者為真耶特不知忘時擾擾之境自存悟時默默之妙非遠夫
何恐之有嗚呼心本無心因物則心故心亡為忘智本無智因
知而智故智徹為德徹則不知忘之為忘而忘亦忘矣古之人
責夫坐忘而遺照

楊雄論

蘇軾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
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
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
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
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
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黑白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
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
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

世言九觀 卷三十一
同也性也而至於聖者為輶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
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輶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
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
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
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
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為
性者果油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
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
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

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
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
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
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
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
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
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
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
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

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以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楊雄論

尹起莘

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賊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叔齊乃獨奮然耻其所為不食周粟而死楊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於此時亟引而退與龔勝薛方郭欽蔣翊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戀爵祿隱忍不去雖位非通顯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於稱荐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特筆深貶之也或者顧謂雄家業貧弱不仕莽朝

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義命不當以苟活為心誠使遁跡丘園饑餓而歿不辱其身所獲多矣

楊雄度越諸子論

陳亮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彖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名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楊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眇著為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為數而已而為知

其窮理之精一至于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入之莫知也
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
昔聖賢之生于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于斯世哉適
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
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
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
始發揮于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
豈若諸子之誆誆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
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于世用

而不悖于聖人固已或異于諸子矣蓋晚而後楊雄出焉雄之
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
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則玄有功於
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
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
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焉則惟之因數明理也是
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于冬至而環一歲以
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于一而終於八
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算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算而九

之并晝於夜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為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為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窺者又如此而雄為首為表為贊為測深入黃泉高出蒼天太含元氣織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踈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算之間莫不有至憤之理無窮之用開啟愚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闔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于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為太初曆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為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

數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撥捨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尚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于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哉世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桓譚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嗚呼天地萬物之

言功難
卷三十一
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聖越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
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說說真可謂候蟲之
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
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三十七卷終

言
水
卷

卷
三
上

三
十
八

Handwritten blue ink scribbles and red markings at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page.

